

前漢紀

二



前漢紀三
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刻兩漢紀序

夫史以述王道辨人紀彰厥軌述以昭法戒蓋聖人之耳目來世之龜鏡也苟是非善惡不足以示懲勸觀廢興則雖修聞淫綴雕琢稱匠者無所取焉史官之設肇自軒后虞夏商周載在詩書王迹熄而人倫廢孔子乃遵周公之制立百王之法而作春秋春秋者事經之標的也既夫悼史邈而行瀉素文沒而言絕後有作者罕臻茲理故號良史之才者議論頗縷于聖人近通人之作者甄明或闕于前史又況情文不類出二家下者乎若乃漢侍中悅晉太守宏性靜詞華圖書掌七閣之祕學該才逸文章擅一時之宗穎川托疾文若禮敬于微年牛渚高情謝尚晤譚于申旦憤操攬權明哲炳幾先之見當溫厚遇不阿秉亮直之貞著申鑒則本仁義以獻替賦北征則邁尼父之風流抱結遐志洩而爲文故其書也要在達道義章法式篇名教之本發帝王之蘊如論災沴則本疇之休咎陳天人之際也如論夷狄則本謨之即叙嚴夏夷之防也六臣三諫宛遇主之難也三遊四筵悼養士之失也典經儒家斯文教化之任也井田封建中正協和之思也忠邪著消長之幾王霸析德刑之辨禮究承天立政之端樂契穆倫導俗之本作管玩好迪鑠彤貴異之懲內嬖外戚述倖倭亢寵之戒

言多準經議不悖聖其于作者亦云庶幾矣且書有二體曰書曰紀書之體創自馬遷紀之體沿於左氏閎衍周賸區分條燦一家之言固不可少而平易質直綜括簡要辭約而事詳則紀爲得焉故杜預有曰記事者以日繫月月繫時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兩漢紀者則左氏體也品擬其文並爲嘉藻荀則典麗婉通緬嗣西京之絕響宋則渾深爾雅一瀟江左之靡風誠藝林之珉玉史家之圖籥矣但其刊布弗廣遂致湮晦昔大復何舍人得荀氏書抄本于徐太宰家刻于高陵涇野呂公序之曰予曩在史館數問荀氏書弗復見而恨校讐之無副若袁氏書則无所希觀者也宋紹興間汝陰王鉉謂比班范史缺裂不傳矣況今日哉支硎楊公嘗造先子五嶽山人語及荀索之書亟爲歎賞云往時曾于雲間朱氏覽宋刻本真天府閱笈也惜未祈借爲可悵懷乃今不可復覩矣後不逾月有持一編售者則朱氏本也先子傾囊購焉將序刻未暇而先子已矣噫神物有歸幸獲張華之劍奇姿未耀敢私桓氏之珠輒復梓行以永流播愴焉述事聊承堂構之心率爾蕪辭豈盡作者之意可慨也已嗚呼善策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然譽或倖得毀有外來心迹之間沉隱莫察微瑕掩瑜尺朱蓋紫自

古然矣悲夫悲夫此仲豫所以有未克之談而彥伯
所以有恨然之歎者也

嘉靖歲戊申夏四月朔日士雅山人吳黃姬水譔

前漢紀序

漢祕書監侍中荀悅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
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
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
歷世陵遲莽遂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凰集麒麟
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曆
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
泉涌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
開地裂五星集于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
四山崩三十四隕石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
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溢爲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
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
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子枯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
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外命元輔征討不庭
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
給事中祕書監荀悅抄撰漢書略舉其要假以不直
尚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于是約集舊書據序表
志摭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勳先帝
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
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舉其
經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繁重之

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畧其文凡爲三十卷數
十餘萬言作爲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
其旨云爾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
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
之檮杌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
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忽焉
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
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
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
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
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群后之盛勲
髦俊之遺事是故實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
泥可以典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
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
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爾故君子可觀之
矣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一

荀悅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惟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郵瞻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悅職監秘書攝官承之祇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叙之摠爲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言少所缺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爲要紀末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漢興繼堯之胄承周之運接秦之弊漢祖初定天下則從火德斬蛇著符旗幟尚赤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其後張蒼謂漢爲水德而賈誼公孫弘以爲土德及至劉向父子乃推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于漢宜爲火德其序之也以爲易稱帝出乎震故太皞始出于震爲木德號曰伏羲氏共工氏因之爲水德居水火之間霸而不王非其序也炎帝承木生火固爲火德號曰神農氏黃帝承之火生土故爲土德號曰軒轅氏帝少昊滅帝摯承之土生金故爲金

德號曰金天氏帝顓頊承之金生水故爲水德號曰高陽氏帝嚳承之水生木故爲木德號曰高辛氏帝堯始封于唐高辛氏衰而天下歸之號曰陶唐氏故爲火德即位九十載禪位于帝舜號曰有虞氏故爲土德即位五十載禪位于伯禹號曰夏后氏故爲金德四百四十二年湯伐桀王天下號曰殷爲水德六百二十九年武王滅紂王天下號曰周爲木德七百六十七年秦昭王始滅周而諸侯未盡從至昭王之曾孫政遂并天下是爲始皇帝有天下十四年猶共工氏焉非其序也自周之滅及秦之亡凡四十九年而漢祖滅秦號曰漢故爲火德矣在昔陶唐之後有劉累者以御龍事孔甲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其適晉國者爲范氏別處秦者爲劉氏當戰國時劉氏徙于魏遷于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興焉

漢高祖諱邦字季初昭靈后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上皇視之見蛟龍臨之遂有娠而生高祖隆準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有大智度曾爲泗水亭長嘗從王媼武負貰酒每飲醉留寢其家上嘗見光怪負等異之輒折契棄券而不責單父人呂公好相人有女以爲貴避讐于沛沛令求其女不與及見高祖狀貌公奇之因以

女妻焉是爲呂后生孝惠魯元公主嘗有老父過乞漿相呂后孝惠魯元公主皆大貴也及見高祖乃大喜曰夫人兒子蒙君之力也君貴不可言也遂去不復見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夜行經豐西澤中有蛇當道拔劍斬之遂過後人至者見一老嫗哭蛇曰此白帝子也向赤帝子遇而殺之嫗因忽然不見高祖亡避吏於山澤中呂后常知其處云高祖所在上有赤色雲氣占氣者山東有天子氣秦始皇帝乃東遊欲以厭之秦二世胡亥元年秋七月發間左屯漁陽陽城人陳勝字涉陽夏人吳廣字叔皆爲屯長行至新會天大雨度已失期失期法當斬遂因天之怨下謀叛陳勝以繒爲書置魚腹中曰陳勝王今人賣之士卒得魚者故已怪之矣又令吳廣夜於叢祠中篝火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衆乃大驚遂殺其將尉號令徒屬稱大楚勝爲大將軍廣爲都尉攻掠城邑至陳衆數萬人勝自立爲楚王大果人張耳陳餘諫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賊今始至陳爲王是示天下私也不如立六國後自爲樹黨進師而西則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安據咸陽以令諸侯天下可圖也勝不聽以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北徇趙地當此之時楚將徇地者甚衆楚兵數千衆黨者不可勝數以吳廣爲假王監諸將以周文爲

將軍衆十餘萬西至戲水蓋百二十萬矣秦令將軍章邯救驪山作徒七十萬人以擊之是時吳廣別圍滎陽不能下將軍田臧等謀曰假王驕不可與計謀乃矯陳王命誅吳廣進兵而西是歲太白再經天占曰法爲大兵天下易王九月沛人殺其令高祖爲沛公蕭何爲丞相曹參周勃以中涓從夏侯嬰樊噲爲舍人蕭何即沛主獄吏曹參沛獄掾嬰沛廐騶勃以織簿爲產曹以屠狗爲事皆公之舊也是時沛公在外黃兵衆數百人蕭何等欲應陳勝故召沛公立之收沛子弟得三千人而項籍亦起兵會稽籍字羽故楚將項燕之孫也羽初起時年二十四身長八尺二寸目重瞳子力能扛鼎與季父項梁避警於吳梁好爲辯說陰有大志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梁乃與籍殺會稽太守殷通佩其印綬自號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徇下邳縣張耳陳餘既至趙說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殘賊天下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內外搖動百姓罷弊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生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莫不響應於此時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因天下之力誅無道之秦報父兄之讐而成大業者此壯士之一時也皆然其言乃收兵數萬人遂下趙十餘城武臣自號爲武信軍進軍圍范陽范陽人蒯通爲其令徐公說武信

軍曰范陽令欲以其城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諸守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計莫若以黃屋朱輪以迎范陽令使馳驚乎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喜相率而降此由以下坂而走先也武信軍乃以侯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耳餘聞諸將徇地者多畏以譏得罪又怨陳王不以已爲將軍陳王欲誅其家柱國房君賜諫王曰秦王未亡而誅趙王家是復生一秦也不如因質之令進兵擊秦勝從之耳餘與趙王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不如北徇燕地以自廣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乃使韓廣北徇燕地燕人欲立廣廣曰母在趙不可也燕人曰夫以楚之強不敢害趙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廣乃自立爲王而趙亦歸其家趙王畧地燕界間行爲燕軍所得因之以求割地趙使請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請使燕軍說燕將曰夫張耳陳餘與武臣俱杖馬策下趙數十城豈樂爲人臣哉顧其勢初定且以長幼相次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二人名爲求王實欲令燕殺之而分王其地夫以一趙尚陵少燕今以兩賢王立左提右挈而齊直義破燕必矣燕乃遣趙王廝養卒爲御而歸魏人周市爲陳王定魏魏人欲立市市曰國家昏亂忠

臣乃見乃請於陳王立故魏公子咎爲魏王故齊王田氏之族僭亦殺縣令自立爲齊王章邯敗楚軍殺周文於邯鄲殺田臧於教倉楚將皆敗秦遂攻陳破之沛公二年冬十月秦將圍沛公於豐出與戰敗之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令雍齒守豐趙將李良爲章邯所招遂叛以兵襲武臣武臣死張耳陳餘出走十二月陳勝之御莊賈殺陳勝以降秦楚人葬之碭諺曰隱王勝故中涓人呂臣復收餘兵攻陳以殺莊賈是時勝先令將軍秦嘉掠地及勝死嘉立景駒爲楚王初勝嘗與人傭耕相謂曰富貴無相忘耕者笑曰汝今傭耕何富貴也勝曰驚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及勝爲王耕者叩門曰吾欲見涉勝見之出入輕慢益發舒勝貧賤故毀傷威重勝斬之故人皆棄而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房爲忠正胡武爲司過以苛察爲忠而勝任之是故諸將不親附此其所以亡也雍齒以豐叛降于魏春正月張耳陳餘收趙衆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耳餘乃立舊趙之後趙歇爲趙王沛公將見景駒遇張良于留良韓人其先五世相韓及韓亡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報讐強秦秦始皇東游良募力士擊之誤中副車亡匿下邳遊于圯上有一老父至直墮其履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甚怪愕

爲其老乃取履跪而進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與吾會此及期而良後至老父怒之凡三期而良先至老父乃喜遺書一編曰讀此即爲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于齊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乃以說沛公沛公善之良曰沛公殆天所授故遂屬焉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聞陳嬰已下東陽欲與連和嬰者故東陽令吏縣中欲立爲王嬰母曰汝家世貧賤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猶得封侯事不成禍有所歸而易以亡嬰遂以兵屬梁黥布亦以兵屬梁焉布六人也少時客相之當黥而王及其黥也乃欣然而喜輪徒驪山遂亡走至江中聚徒屬而從項梁夏四月項梁殺景駒及秦嘉止薛沛公往從之梁益沛公兵遂攻豐拔之雍齒奔魏居巢人范增年七十餘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故語曰楚雖三戶云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後也梁乃求懷王之孫心心爲人牧羊六月楚心立號曰懷王陳嬰爲上柱國梁爲大將軍號武信軍封沛公爲武安侯爲碭郡長張良亦說項梁立韓公子成爲韓王良爲司徒畧韓地章邯遣兵攻魏魏將周市請救于齊楚市以二國師不至章

邯擊殺市遂圍臨濟魏王咎嚮使其人納降而自殺章邯進伐齊殺田儋儋從弟榮收餘兵保東阿齊王建之弟田假自立爲齊王田角爲相田簡爲將軍章邯圍東阿沛公項梁救之大破章邯秋七月大雨霖至于八月田榮歸逐田假立儋子市爲王已爲相榮從弟橫爲將軍田假奔楚田角田簡奔趙項梁遂追秦軍使召齊王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簡乃出兵梁曰田假窮來投我我不忍殺齊使曰夫趙虜驚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爲其害體也夫田假角簡之在楚趙豈有手足之戚何故不殺梁不聽齊遂不肯出兵沛公項梁敗秦師于雍丘斬秦將李由而梁益輕秦有驕色故楚令尹宋義諫曰臣聞戰勝將驕卒情者敗今年少情矣秦兵日盛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使宋義于齊遇齊使者義曰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疾行必及禍矣九月章邯大破楚於定陶項梁死齊使徐行不及禍也魏王咎之弟豹復收衆自立爲魏王楚懷王都彭城約諸侯曰先入咸陽者王之章邯既敗項梁以楚不足愛乃北伐趙大破之趙王歇保鉅鹿秦將王離圍之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楚救趙以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下將遣沛公別西入關于是灌嬰以中涓從嬰洛陽販繒者也是時曹參數有戰功封爲執

帛侯號建成君

沛公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叛田榮將兵助楚十有一月楚師至于河上項羽謂宋義曰疾引兵渡河我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義曰不然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圖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羽曰將軍戮力伐秦而久留不行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更飲酒高會不因趙與食并擊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亡而秦益強何弊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寢不安席掃境內而屬之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乃晨朝宋義即入帳中新宋義頭以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王謀反王陰令籍誅之乃使報命於王王以羽爲大將軍十有二月項羽濟河沈船破釜燒廬舍令人持三日糧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九勝絕甬道大破秦軍虜王離當此時諸侯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進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望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又羽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莫不怖懼於是既破秦軍羽見諸侯上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不仰視羽者由是爲諸侯上

將軍兵皆屬羽焉於是羽威權遂振四海初宋義與項羽將五萬距秦三將當王離與羽大戰時精兵四十萬衆并章邯軍故也是時在矢西流如火流星馳行若有首尾廣長如一匹布著天矢星墜至地即石也狂矢所觸天下所共伐也凡狂矢之行以亂乎亂項羽伐秦之應沛公又敗秦軍于栗邑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拔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卒賜死于雲陽何者功多而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將三年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丞相趙高專政日久今事急恐二世誅之必因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免其禍將軍居外又多內陳有功必死無功亦死且夫天亡秦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章邯狐疑陰與項羽約未決鉅鹿之圍陳餘以數萬人軍在鉅鹿北力不能救趙張耳令張騫陳釋召餘餘遣騫釋將五千人當秦軍皆沒及罷圍耳責怒餘餘曰所以不進死欲報秦也今赴秦軍如以肉餒虎當何益也耳又以爲餘殺騫釋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乃解印綬去耳取之遂收其軍餘與數百人之河上漁獵初耳餘爲刎頸交俱隱身爲里監門餘常父事耳由是有隙春二月沛公遇高陽

酈食其爲里監門年六十餘縣中謂之狂生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輒洗謝之食其進計曰天下之郡陳留當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又多積粟臣請使其令下公即不聽舉兵攻之臣爲內應破陳必矣於是沛公引兵隨而攻之遂取陳留覽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以爲將軍時商聚黨數千人以兵屬焉夏六月沛公攻宛韓王使張良從南陽太守呂齕保城不下沛公欲遂西張良曰強秦在前宛兵在後此危道也乃圍宛宛急南陽太守呂齕擬自殺其舍人陳恢逾城出見沛公曰宛吏懼死皆堅守足下盡力攻之死傷者必衆引兵西去宛必隨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不如降之封其守引其甲卒而西北城未下者必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秋七月封南陽太守齕爲殷侯封陳恢爲千戶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軍所過不虜掠秦民喜章邯遂降項羽盟于殷墟之上立邯爲雍王置軍中長欣爲上將將秦降卒前行八月沛公攻武關趙高殺二世以請和求分王關中沛公不聽高乃立二世兄之子嬰爲王嬰立誅滅趙高遣兵距峽關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願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以啗秦將秦將果欲

連和俱西沛公欲聽之良曰今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從必危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擊秦軍大破之遂至藍田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一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二

荀悅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聚是謂易行有德者昌無德者殃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奉皇帝璽降于軹道傍沛公執之以屬吏於是秦遂亡矣本傳曰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闢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當此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橫而闢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及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取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合從締交相與爲一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槽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伏弱國入朝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南取北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顙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然後踐華爲城固河爲池據億丈之峻臨不測之深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地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

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關中之固萬世之業也於是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百姓失望而天下懷怨矣故陳涉起於行陣之間將數萬之衆轉鬪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靡族而影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夫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沛公入咸陽宮室婦女珍寶犬馬之飾甚盛欲留之張良諫沛公曰秦爲無道故使沛公得至于此今始至秦即安其樂此助桀爲虐也乃還軍霸上諸將皆爭取秦寶貨蕭何獨悉收秦圖書十有一月沛公與秦人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及盜抵罪吏人皆安堵如故民爭獻牛酒又讓不受於是民知德義矣沛公乃遣兵距關欲王關中是時項羽率諸侯兵四十萬衆號百萬衆西至新安卒心不服出怨言羽乃夜擊之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十有二月遂至鴻門欲擊沛公項羽季父告張良令出良曰今事急亡去則不義乃告沛公令見項伯項伯自解干項羽沛公遂見羽於鴻門亞父范增欲擊沛公羽不聽范增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項莊既舞項伯常以身蔽沛公於是甚急賢成君樊噲聞之杖劍撞衝門而入立於帳

下羽曰壯士哉賜之卮酒脰肩既飲酒拔劍切肉肉盡因責讓羽曰沛公先定關中以待大王今大王聽讒臣之言乃欲誅沛公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所以遣兵守關者以備他盜也羽默然遂無誅沛公乃還霸上范增怒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羽遂殺子嬰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韓生說羽令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曰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怒殺韓生羽所過殘賊秦人失望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徙之長沙都郴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軍卬爲雍王司馬析爲塞王董翳爲翟王黥布爲九江王徙趙王歇爲代王立張耳爲常山王徙魏王豹爲西魏王徙燕王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爲燕王徙齊王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爲齊王趙將司馬卬數有功立爲殷王瑕丘申陽先下河南迎楚王於河上立陽爲河南王吳芮率百越佐諸侯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別將擊河南功多立敖爲臨江王舊齊王建之孫田安初以濟北數城降立爲濟北王田榮首項梁陳餘不從入關故皆不王然素聞餘賢封南皮三縣爲都君別將枚銷功多封舊戶侯夏四月諸侯皆就國漢王欲叛楚蕭何

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稱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則伸於萬人之上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乃統國賜曹參爵爲建成侯樊噲爲臨武侯張良燒絕棧道示無還心良因絕棧道而還於韓於是沛公遂至南鄭封呂公爲臨泗侯淮陰人韓信爲治粟都尉初信家貧常寄食於下鄉亭長亭長妻厭之乃自絕而去釣於下邳城下有漂母憐信食信數十日信曰富貴我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豈求報乎淮陰市有少年衆辱信曰能死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信遂俛而出其跨下市人大笑之信母死家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葬地令其傍可置萬家者後事項羽爲郎中羽不能用而去歸於漢坐事當斬已伏劍仰視乃見夏侯嬰曰王不欲取天下邪而斬壯士太僕嬰言之於王赦之不誅以爲都尉蕭何知其賢王不能用信亡蕭何遽自追之不及以聞三日乃至王怒曰何之何曰追亡者耳王曰諸將亡者十輩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大王必欲定天下非信無可用者王乃以爲大將軍何曰大王性素慢人每拜大將軍若召小兒此信所以去也宜立壇場齋七日設九賓禮而拜之既拜信衆咸驚焉信見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

王也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王曰不如也信再拜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項王喑鳴叱咤千人皆靡然不能屬任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與人恭謹人有疾病流涕與之分食至於封賞倏而不能與此特匹婦之仁耳雖王天下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常約而以親疎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附雖名爲伯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勝且三秦王詐其衆降諸侯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邯鄲等三人得脫秦人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除秦苛法吏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王失職之蜀秦人無有不恨者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也五月與韓信俱東蕭何留守蜀王進兵襲雍王章邯敗走廢丘令將軍樊噲圍之王遂東田榮怨項羽不肯王已又不令市徙膠東市畏楚亡之國六月田榮殺市自立爲齊王而擊田都都亡走楚田榮與彭越將軍印綬令反徇梁地越者昌邑人也初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爲長與期會十餘人後至越曰請斬最後至一人衆皆笑曰何至如是越遂斬之

立約束而盟徒屬皆驚而不敢仰視後衆萬餘人在鉅野中無所屬乃受榮印綬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遼東王韓廣不肯徙之國故燕王臧荼殺廣并其地塞王忻翟王賢來降項王殺韓王成以張良從漢入秦故也以故吳令鄒昌爲韓王距漢張良遺項羽書曰漢失職之蜀欲得關中如約則止不敢反也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欲滅楚國羽以故不南而北擊齊兵九江王稱疾遣四千人助楚是歲實乙未也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陳餘既怒張耳且怒項羽之不王已也乃請兵於齊以伐趙破常山趙王張耳欲走楚齊客有甘公者說耳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於東井其占曰當以義取天下漢入秦可謂能義矣楚雖強後終屬於漢耳乃走漢漢以故秦柱下史陽武人張蒼爲常山太守陳餘迎趙王歇反之於趙立餘爲代王餘以趙王弱乃使夏說爲國相居代餘相趙張耳間行歸漢漢以爲成信侯河南王韓王來降十有一月立舊韓王孫信爲韓王使諸將畧地若一郡降者封萬戶侯王使人招陳餘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漢乃求人類耳者送其首餘將從漢聞耳詐死乃止春正月項羽伐齊殺田榮齊降於楚羽焚其城郭殺降卒擊虜老弱齊復叛楚

降漢漢王立杜稷於長安施恩惠賜人爵蜀漢人從軍者家復租稅二歲關中人從軍者復租一歲人年五十已上能誨道教訓者復徭役常以十月賜民牛酒蕭何守關中治櫟陽官定約束轉漕給軍專任關中事是時沛人王陵聚黨數千人在南陽始來從漢項羽得陵毋漢使至楚羽使毋招陵陵毋見使者曰爲我告陵漢王長者也終事之無二心因伏劍死三月魏王豹降陳平因魏無知始來陳平陽武人也家貧好讀書少時嘗爲里中社宰分肉甚平均父老善之平曰嗟乎使平宰天下亦如此肉矣事魏王及項羽不能用歸漢漢王與參乘令典護諸將諸將皆怒曰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乃命監護長者王愈益任用之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王殺義帝是天下之賊也夫仁者不以勇義者不以力若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事東伐此湯武之舉也王善之乃與義帝發喪大臨三日素縞以告諸侯夏四月田橫立榮子廣爲齊王橫爲相止城陽項羽與齊戰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東襲楚至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拜爲相國今定梁地王遂入彭城悉收楚美人寶貨置酒高會羽聞之留其將擊齊自以精兵三萬人歸長襲漢軍

於澠水上從旦至日中殺漢士卒十餘萬人皆入澠水澠水爲之不流漢軍大敗圍王三匝會天大風揚砂晝晦楚軍大亂而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行楚追急輒推墮之夏侯嬰嘗收載之遂得免而太公呂后被獲于楚時諸侯皆復歸楚楚進兵而西蕭何悉發關中卒詣軍韓信亦收餘兵與王會擊楚于京索間大敗之騎將灌嬰又敗楚騎于滎陽東故楚師不能復進陳平爲亞將屬韓信或曰陳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未有所知也平居家盜姪其嫂在官受金王以讓魏無知無知曰大王所知者行也臣所言者能也顧其計誠足以益國耳又何疑王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王謂韓臣曰誰能爲我說九江王今背楚項羽必留必留三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有儒者隨何請使至九江三日不得見何說太宰曰今臣所言是耶大王所欲聞非耶何等二十人伏斧鑕於淮南市以明大王背漢而與楚也太宰言之於王而見之何曰竊見大王之與楚何也王曰寡人北面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臣事楚者以爲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自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舉淮南之衆身爲先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衆日夜

會戰今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于人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託臣竊危之夫楚兵雖強負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之兵還守成臯滎陽下獨深溝高壘分卒守徵乘塞楚人還兵間行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楚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輸千里之外漢堅守不動進則不得前退則不得解楚亦不足恃也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臣非以淮南之衆足以亡楚也今大王舉兵而背攻楚楚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于危亡之楚臣竊惑之布陰許之會楚使至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得以令發兵布甚愕何因令布殺使者而起兵項羽使龍且擊淮南而身攻下邑六月漢王歸櫟陽引水灌廢丘章邯自殺壬午立子盈爲太子赦罪人關中大飢米斗五千人相食秋八月如滎陽使酈食其說魏王豹豹曰漢王侮慢人罵晉諸侯王如奴虜耳吾不忍復見也食其還王問魏大將軍誰也曰栢直也王曰此將其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馮敬不能當灌嬰步將項他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韓信聞魏不以周叔爲大將軍乃喜遂進兵

僞陳船欲渡臨晉魏聚伏兵以距之信乃伏兵從下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初豹有姬曰薄姬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恃此而反豹敗王遂納薄姬是生文帝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良及曹參等破代擒夏說進伐趙獲趙王歇斬成安君陳餘韓信之伐趙也虜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漢兵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也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顧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則不得鬪退則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于麾下矣陳餘曰韓信兵號數萬千里徑來襲我亦不罷勞今我二十萬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關之知其不用廣武君計乃敢進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躡山而望趙軍信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背水爲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不勝僞棄旗鼓走還水上軍趙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於是二千旗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不能

敗水上軍乃還見漢赤幟大驚以爲漢皆已破趙衆矣遂亂而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於是漢兵夾擊大破之既而諸將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今臣等反背水陣何也信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此兵法也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故置之死地既人人自爲戰即與生地皆走尚安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信令軍中曰生得廣武君購千金信得之乃東面師事之問曰吾欲北攻燕東伐齊何如對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又何問焉信曰向使成安君聽子之計則信亦將爲子擒矣固問之對曰足下威振諸侯名聞海內然士卒罷勞其實難用今足下舉僂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曠日糧竭若燕不拔齊必距境以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不如按甲休兵日享士卒大夫北首燕路然後使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燕不敢不從燕從而臨齊齊雖有智者亦不能爲齊計也兵法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乃發使使燕燕聽命於是請立張耳爲趙王以拊循趙衆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二月九江王布及隨何至布爲楚所攻敗故間行而來王拒楚於成皐與酈食其謀撓楚糧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殷封其後于宋秦滅

六國使無立錐之地大王誠復六國之後彼皆戴仰大王德義願爲大王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歛衽而朝王曰善趙刻印未行張子房至王以問之良曰大事去矣漢王方食良曰臣請借前筋以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賑貧窮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三矣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武今大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塹示天下不復輪積今大王能乎其不可六矣天下遊士離親戚捐墳墓去故舊從大王遊者日夜望尺寸之地今乃立六國後進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及故舊大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安得復臣之哉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計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不可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